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唐代历史演义

(五)

[民国] 蔡东藩撰

目摇摇录

第六十五回	僭帝号大兴逆师 解贼围下诏罪己	员
第六十六回	趋大梁德宗奔命 战贝州朱滔败还	员
第六十七回	朱泚败死彭原城 李晟诱诛田希鉴	员
第六十八回	窦桂娘密谋除逆 尚结赞狡计劫盟	猿
第六十九回	格君心储君免祸 释主怨公主和番	源
第七十回	陆敬舆斥奸忤旨 韩全义掩败为功	缘
第七十一回	王叔文得君怙宠 韦执谊坐党贬官	缘
第七十二回	擒刘辟戡定西川 执李旼荡平镇海	远
第七十三回	讨成德中使无功 策魏博名相定议	苑
第七十四回	贤公主出闺循妇道 良宰辅免祸见阴功	愿
第七十五回	却美妓渡水薄郾城 用降将冒雪擒元济	愿

第七十六回	摇	谏佛骨韩愈遭贬 缚逆首刘悟倒戈	员苑
第七十七回	摇	平叛逆因骄致祸 好盘游拒谏饰非	员苑
第七十八回	摇	河朔再乱节使遭戕 深州撤围侍郎申命	员苑
第七十九回	摇	裂制书郭太后叱奸 信卜士张工头构乱	员苑
第八十回	摇	蛊敬宗逆阍肆逆 屈刘蕡名士埋名	员缘
第八十一回	摇	诛叛帅朝使争功 诬相臣天潢坐罪	员缘
第八十二回	摇	嫉强藩杜牧作罪言 除逆阍李训施诡计	员源

第六十五回 僭帝号大兴逆师 解贼围下诏罪己

摇摇却说刘海宾縲服出奔，行至百里以外，仍被追兵捕获，还京遇害，亦不扳引何明礼，及明礼从泚攻奉天，复谋杀泚，不克而死，当时号为四忠。德宗闻秀实死节，悔不重用，流涕不置，追赠太尉，予谥忠烈。及还銮后，遣使祭奠，亲为铭碑，且至姑臧原籍，旌闾褒忠，这且不必细表。且说德宗因朱泚逆命，恐奉天迫隘，不足固守，意欲转往凤翔。户部尚书萧复道：“凤翔将卒，多系朱泚宿部，臣正忧张镒往镇，不能久驻，陛下岂可躬蹈不测么？”德宗道：“朕已决往凤翔，且为卿暂留一日。”越宿正拟启行，忽有二将踉跄奔至，报称凤翔节度使张镒，为营将李楚琳所杀，楚琳自为节度使，且率众降朱泚了。德宗瞧着，乃是凤翔行军司马齐映、齐抗，乃复详问情形。二人答道：“臣等早恐楚琳作乱，请调屯陇州。不料琳即作乱，擅杀统帅，臣等因走报陛下，自请处分。”德宗叹息道：“果不出萧复所料。二卿何罪？且在此扈驾！”随即面授映为御史中丞，抗为侍御史。二人拜谢。

寻又接到长安急报，朱泚已僭称皇帝，杀死唐宗室多人，德宗又很是痛悼。原来泚既害死段刘诸人，前后左右，统是一班蔑片朋友，日夕劝进。泚遂僭居宣政殿，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逼太常卿樊系撰册。册文既就，系仰药自尽。大理卿蒋沆，谋诣行在，出京才行数里，被泚伤人追转，硬授官职，沆绝食称病，潜窜得免。姚令言为侍中，李忠臣为司空，源休为中书侍郎，蒋镇为门下侍郎，并同平章事，蒋炼为御史中丞，敬湑为御史大夫，彭偃为中书舍人，余如张光晟等，皆署节度使。

立兄子遂为太子，弟滔为冀王太尉尚书令，号皇太弟。源休劝泚翦唐宗室，杀郡王王子王孙，共七十七人。更请将窜匿各朝士，一概捕戮。还是蒋镇从旁劝解，才得全活多人。泚且传檄奉天，招诱扈驾诸臣，并说当亲统大军，来收奉天，他日玉石俱焚，后悔无及云云。德宗甚是焦急，又闻襄城为李希烈所陷，哥舒曜退保东都，不如意事，杂沓而来。适右龙武将军李观，率卫兵千余人，驰抵行在，乃急令他募兵为备。数日得五千余人，布列通衢，旗鼓严整，人心少安。泾原兵马使冯河清，知泾州事姚况，闻德宗出驻奉天，大骂姚令言负国不忠，独召集将士，涕泣宣谕，誓保唐室。遂筹得甲兵器械百余车，运往奉天。奉天方苦无械，得此益觉气壮，大众磨拳擦掌，专待逆兵到来。德宗进河清为泾原节度使，况为司马，又因右仆射崔宁趋至，格外欢慰，劳问有加。宁退语诸将道：“主上英武，从善如流，可惜为卢杞所误，致有今日。”诸将或转告卢杞，杞即与王翊密谋，构陷崔宁。翊诈为宁遗泚书，入献德宗，德宗览毕，未免变色。卢杞在侧，趁势进谗道：“臣本邀宁同来，宁至今才至，已有可疑，况又与泚通书，显见是与泚联谋，约为内应，愿陛下先事预防，勿堕狡谋。”德宗遂召宁入帐，托称传示密旨，却阴嘱二力士随后暗算，抱扼宁颈，把他扼死。遂命邠宁留后韩游环，庆州刺史论惟明，监军翟文秀，率兵三千，往守便桥。行至中途，正值朱泚先锋姚令言，与副将张光晟，驱军杀来。游环语文秀道：“彼众我寡，战必不利，不若返趋奉天，卫驾要紧。”文秀尚拟留军，游环不从，竟引兵还奉天。泚军随至，游环与浑瑊，督兵出战，禁不住逆兵锐气，纷纷退还。逆兵争门欲入，瑊亟令都虞侯高固，曳草车塞门，纵火御贼，火盛势烈，烟焰外扑，官军乘火杀出，统用长刀乱砍，杀贼多人，贼兵乃退。泚亲

自驰至，列营城东，张火布满原野，击柝声驰百里。游环在城上遥望，但见贼众夜毁西明寺，很是忙碌。游环顾语左右道：“贼兵夤夜毁寺，无非欲借着寺材，作为梯冲。须知寺材统是干柴，一或遇火，毫不中用，我军但多备火具，便足破他了。”次日，泚督众扑城，一攻一守，未曾交锋。又越日，泚督兵运到云梯等件，鼓众登城。城中早备火具，接连抛下，火猛梯焦，贼多坠死，泚只好收兵回营。嗣是日来攻城，经浑瑊、韩游环两将，多方捍御，或用强弩射贼，或出奇兵挠贼，贼兵屡却，但总是相持不下。

德宗募使四出，告急外军。魏县行营奉诏感动，李怀光首先踊跃，誓众勤王。马燧、李芑，引兵还镇，李抱真退屯临洛，仍防东路。还有李晟自定州接诏，即率四千骑西行。张孝忠倚晟为重，不欲晟往，晟语众道：“天子播越，人臣当即日赴难，奈何作壁上观？”遂令子往质孝忠营，愿与孝忠结婚，并以良马为赠。孝忠乃拨精兵六百人，随晟同行。两军行道需时，急切不能至奉天。泚得幽州散骑，及普润戍卒，合成数万人，攻城尤急。左龙武大将军吕希倩，开城搦战，中箭身亡。将军高重捷，与希倩友善，悲愤交迫，誓报友仇。翌日，带同健儿数十人，怒马出战，突入贼阵。贼将李日月，素称骁勇，挺枪出斗，与重捷大战数十合，不分胜负，浑瑊出兵接应，日月未免慌忙，手法一松，几被重捷刺落马下。亏得马性灵捷，跳出圈外，才得脱走。重捷不肯舍去，乘胜逐北，追至梁山，日月转身再战，又约一二十合，仍然拖枪败去。重捷当先再进，不防山前伏着贼兵，用着铙钩铁索，将重捷马绊倒。重捷随仆地上，贼兵正上前擒拿，那重捷麾下十数人，冒死抢夺，好容易夺回重捷，已变做无头将军。日月尚转身驱杀，正值官军赶到，才得

将抢尸各人 ,接应回去。德宗见重捷尸首 ,抚哭尽哀 ,结蒲为首 ,厚礼殓葬 ,追赠司空。日月持重捷首 ,献进朱泚 ,泚亦下泪 ,叹为忠臣 ,也束蒲为身 ,用棺埋讫。

重捷亲卒 ,禀命浑瑊 ,誓再与日月拼命。浑瑊用兵护着 ,授他密计 ,各上马出城 ,驰至日月营前 ,交口辱骂。日月持枪跃出 ,各健士略与交锋 ,四散遁还。日月赶了一程 ,正思停步 ,那健士又复凑合 ,仍然痛骂。待日月追来 ,又复走散 ,一追一逃 ,惹得日月怒起 ,卸了甲冑 ,拼命赶来。官军一齐突出 ,把日月围住 ,日月尚不惊忙 ,左挑右拨 ,无人敢近。怎奈箭如飞蝗 ,避不胜避 ,至贼军突围来救 ,日月已是中箭 ,呕血毕命。贼军舁尸出围 ,走报朱泚 ,泚令归葬长安。日月母竟不恸哭 ,且对尸骂道 :“奚奴 ,国家何事负汝 ?乃从逆贼造反 ,死已迟了。”原来日月本是奚人 ,所以母有此说。及泚败死 ,叛党尽诛 ,惟日月母免罪不坐 ,这也算是忠奸有报呢。

自日月战死 ,贼军夺气 ,泚遣苏玉至陇州 ,授陇右留后韦皋为中丞 ,令发兵相助。玉至汧阳 ,遇陇州戍将牛云光 ,率五百人来投朱泚 ,两个晤谈 ,云光谓皋不肯降 ,本拟设法诛皋 ,不幸谋泄 ,所以率众来奔。玉答语道 :“韦皋书生 ,不知兵事 ,君不如与我俱往陇州 ,皋若受命 ,不必说了。否则君麾兵诛皋 ,如取孤豚相似 ,怕他甚么 ?”云光欣然道 :“这也使得。”遂偕行至陇州。皋已闭城守备 ,由苏玉大呼开城 ,令接诏书。皋登城问明情由 ,先放苏玉进去 ,受了伪命 ,然后再登城语云光道 :“君去而复来 ,愿从新命否 ?”云光道 :“正为公有新命 ,所以复来 ,愿托腹心。”皋又道 :“彼此果是同心 ,请悉纳甲兵 ,使城中勿疑。”云光以皋为易与 ,随口允诺。皋即出城验收兵械 ,邀同入城。当下开庭设宴 ,请玉与云光入座。酒过数巡 ,突有壮

士数十人，趋入庭中，将两人杀死一双。皋因筑坛誓众，愿讨凤翔伪节度使李楚琳，一面遣兄平奔诣奉天，奏报德宗。德宗改陇州为秦义军，擢皋为节度使。惟朱泚闻玉被杀，越加愤闷，复驱兵攻城，恨不得顷刻踏平。亏得浑瑊、韩游环昼夜血战，还算守住，只粮道早被截断，城中无粮可食，害得人人枵腹，就是供奉御食，亦只粝米二斛。德宗召谕公卿将吏道：“朕实不德，应取败亡。卿等无罪，不若出降，自保身家。”群臣皆顿首流涕，愿尽死力。浑瑊因城中食尽，每伺贼军休息，乘夜缒人出城，采芜青根还城，聊充饥肠。且每日泣谕将士，晓以大义，众虽饥寒交迫，尚无变态。忽见贼军中拥出一座云梯，高广数丈，下架巨轮，上容壮士五百人，前来攻城。浑瑊急令军士暗凿地道，通出城外，储薪蓄火，专待云梯到来。神武军使韩澄，视城东北隅最广，足容云梯，因亟饬部军搬运引火各物，如膏油松脂薪苇等，储积城上。泚盛兵攻南城，韩游环瞧着道：“这是声东击西的诡计，快严备东北隅。”韩澄已在东北隅守着，再经游环分军相助，兵力已足，果然贼众运到云梯，向东北隅爬城。经官军燃着火具，一齐掷去，贼不敢近，才行退去。越日北风甚劲，云梯又至，用湿毡为顶，且悬水囊，上下俱载兵士，上面持械扑城，下面抱薪填堑，矢石火炬，俱不能伤。浑瑊等拼死抵敌，怎奈贼众亦拼死前来，矢石如雨，守卒多被死伤。瑊亦身中流矢，裹创力战，尚是禁遏不住。他见形势危急，忙返身往报德宗。德宗无法可施，只有呜咽流涕，侍从诸臣，也都设法，大家仰首问天，哀声祷祝。瑊亦不禁泣下，转思兵来将挡，除死战外无别法，遂请德宗速给告身，即任官凭证，再募死士。德宗就取出无名告身千余通，授瑊领受，且把案上的御笔，亦递给与瑊，随口嘱道：“由卿自去填发。倘

告身不足，就将功绩写在身上，朕总依卿办理。”瑊接笔后，又对着德宗道：“万一围城被陷，臣总以死报陛下。陛下关系宗社，须速筹良策。”德宗听了，不觉起座，握住瑊手，与他诀别。蓦闻外面一声异响，好似城墙坍塌一般，他急辞别德宗，飞马驰出，遥见城上已有贼兵，正与官军苦斗，外面烟焰冲天，并有一股臭气，扑鼻难闻，他亦不识何因，登陴一望，云梯已成灰烬，贼众统乌焦巴弓了。当下改愁为喜，督饬军士，立将登城的贼兵，尽行杀死。

看官道这云梯如何被焚？原来东北角上，本有地道凿通，云梯随处往来，未尝留意地道，突然间一轮偏陷，不能行动，火从地中冒出，凑巧遇着大风，梯不及移，人不及逃，顿时化为灰烬，贼众乃退。瑊又返报德宗，请乘势出战。德宗饬太子督军，分兵三队，从三门出发，奋击过去。贼众不及防备，被官军驱击一阵，杀死数千人。余众入垒固守，官军乃鸣金还城。是夜泚复来攻城，德宗亲巡城上，鼓励士卒，贼众望见御盖，特用强弩射来。矢及御前，相去不过尺许，经卫士用枪拨落，才免龙体受伤。但德宗已吃一大惊，正欲下城退避，忽城下有人大叫道：“我是朔方使人，快引我上城。”守卒忙掷绳下去，将来使引上，来使身中，已受了数十矢，血满衣襟，见了德宗，匆匆行礼，便解衣出表，取呈御览。德宗览毕，不禁大喜，忙令兵士将他舁住，绕城一周，说是朔方兵来援，大众欢声如雷。原来李怀光已至醴泉，遣兵马使张韶，用蜡丸藏表，先报行在。韶微服至城下，适值贼众攻城，随同逾堞，因得呼令缒上，朱珪闻怀光到来，亟分兵还截怀光。哪知去了两日，即有败报到来，接连是警信迭至，神策兵马使尚可孤，自襄阳入援，军至蓝田，镇国军副使骆云光，自潼关入援，军至华州，河东节度使北平

郡王马燧，亦遣行军司马王权，及子痒率兵五千，自太原入援，军至中渭桥。四面勤王兵，陆续趋集，任你逆泚如何凶悍，也吓得魂胆飞扬，连夜收兵，遁回长安去了。

奉天解围，从臣皆贺。卢杞、白志贞、赵赞等，自命有扈驾功，扬扬得意，偏有谣言传到，李怀光带兵来谒，有入清君侧的意思。杞未免心虚，急进白德宗道：“叛众还据长安，必无守志。李怀光千里来援，锐气正盛，何不令他亟攻长安，乘胜平贼呢？”德宗又相信起来，遂遣中使赴怀光军，教他不必进见，速引军收复长安。怀光不觉懊恼道：“我远来赴难，咫尺不得见天子，可见是贼臣卢杞等，从中排挤了。”乃遣还中使，引众趋咸阳。李晟亦至东渭桥，遣人奏闻。德宗也禁他入见，令与怀光同攻长安。怀光到了咸阳，顿兵不进，上表指斥卢杞、白志贞、赵赞三人。德宗尚宠眷杞等，不忍加斥。怀光一奏不已，至再至三，德宗仍然不从。会李晟奏称怀光逗留咸阳，以除奸为名，乞陛下速行裁夺等语。就是扈驾诸臣，亦归咎杞等，啧有烦言。乃贬杞为新州司马，白志贞为恩州司马，赵赞为播州司马，一面慰谕怀光，怀光复申斥宦官翟文秀，恃宠不法，应加诛戮。德宗不得已，诛了文秀，因促怀光进兵，偏怀光另易一词，只说须伺衅后进，仍然坚壁不出。德宗也无可奈何。适河南都统李勉，报称汴滑二州，为李希烈所陷，自请惩处。德宗叹道：“朕尚失守宗庙，勉且自安，力图恢复便了。”遂遣使驰慰，待遇如初。转瞬间又是冬季，在奉天过了残年，德宗进陆贽为考功郎中，贽极陈时弊，差不多有数万言，且请德宗下诏罪己，德宗乃于建中五年元日，改称兴元元年，颁诏大赦道：

摇摇致理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已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昧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思危,不知稼穡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居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庶劳止。或一日屡交锋刃,或连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离,怨气凝结。力役不息,田菜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氓古氓字。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故乡闾,邑里邱墟,人烟断绝。天谴天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至乱阶,变兴都邑,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祖宗,下负蒸庶,痛心夔貌,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泉谷。自今中外所上书奏,不得更言神圣文武之号,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已勋旧,各守藩维,朕抚驭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虽缘朱犛连坐,路远必不同谋,念其旧勋,务在弘贷,如能效顺,亦与维新。朱犛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胁从将吏百姓等,在官军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顺,并散归本道本军者,并从赦例。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进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以示朕悔过自新,与

民更始之意。

这道赦书 ,颁发出来 ,人心大悦。王武俊、田悦、李纳皆去王号 ,上表谢罪。惟李希烈自恃兵强 ,谋即称帝 ,遣人向颜真卿问仪。真卿道 :“老夫常为礼官 ,只有诸侯朝天子礼 ,尚是记着 ,此外非所敢闻呢。”希烈竟称大楚皇帝 ,改元武成 ,建置百官 ,用私党郑贲、孙广、李绥等为相 ,以汴州为大梁府 ,分境内为四节度。希烈遣部将辛景臻语真卿道 :“不能屈节 ,何不自焚 ?”遂在庭中积薪灌油 ,作威吓状。真卿即令纵火 ,奋身欲入。景臻慌忙阻住 ,返报希烈。希烈惊叹不置。一面遣将杨峰 ,赍着伪敕 ,往谕淮南节度使陈少游 ,及寿州刺史张建封。少游已通好希烈 ,当然受命 ,独建封拘住杨峰 ,腰斩以徇 ,且奏称少游附贼状。德宗授建封为瀛、寿、庐三州都团练使。希烈欲取寿州 ,为建封所扼 ,兵不得过 ,再南寇蕲黄及鄂州 ,为曹王皋及鄂州刺史李兼所败 ,希烈乃不敢进窥江淮。德宗贬卢杞 ,罢关播 ,令姜公辅萧复同平章事。萧复请德宗屏逐奸邪 ,抑制阉寺 ,说得非常悚切。德宗反疑他凌侮 ,出复为江淮等道宣慰安抚使。又因田悦、王武俊、李纳三人 ,曾上表谢罪 ,尽复官爵 ,更遣秘书监崔汉衡 ,往吐蕃征兵。吐蕃大相尚结赞 ,愿遣大将论莽罗 ,率兵二万入助 ,但说要主兵大臣署敕 ,方可前进。汉衡问须何人署名 ,尚结赞指名李怀光。于是汉衡归报 ,德宗乃命陆贽往谕怀光 ,命他署敕。怀光已蓄异图 ,不肯遵署 ,且说出三大害来。正是

陈害无非生异议 ,设词顿已改初心。

究竟怀光所说三害 ,是何理由 ,容至下回详叙。

摇摇朱_弘之叛 ,谁使之乎 ?莫不曰德宗使之。朱滔逆命 ,_弘入朝待罪 ,不亟远斥 ,一误也 ;车驾出奔 ,姜公辅叩马进谏 ,德宗不召令同行 ,二误也 ;_弘既自总六军 ,尚信卢杞奸言 ,日望迎舆 ,不亟戒备 ,三误也。有此三误 ,至于叛兵犯顺 ,围攻行在 ,倘非浑_濛等之血战 ,及李怀光等之赴援 ,奉天尚能苦守乎 ?怀光至而_弘围乃解 ,正应令之入朝 ,面加慰劳 ,厚恩以抚之 ,推诚以与之 ,则怀光初无叛谋 ,何至激成变乱 ?而乃复信谗言 ,致生怨望 ,是朱_弘之乱尚不足 ,且欲进李怀光以益之 ,何愚暗至此乎 ?罪己一诏 ,史称为人心大悦 ,是盖由唐初遗泽 ,尚在人心 ,加以乱极思治 ,感动较速耳。岂真区区文诰 ,即能便遐迩悦服乎哉 ?阅者悉心浏览 ,自知当日之趋势矣。

第六十六回 摇 趋大梁德宗奔命 战贝州朱滔败还

摇摇却说李怀光见了陆贽，力陈三害，第一害是得克京城，吐蕃纵兵大掠；第二害是吐蕃建功，必求厚赏，京城已遭寇掠，国库如洗，何从筹给；第三害是吐蕃兵至，必先观望，我军胜，彼来分功，我军败，彼且生变，戎狄多诈，不宜轻信。这三大害处，好似语语有理，转令陆贽无从指驳，贽只好说是奉命来前，如不署敕，未便复命。怀光却瞋目道：“何不教卢杞等署名？却未迫我，就是汝等日侍君侧，不能除一内奸，有什么用处？”贽扼了一鼻子灰，没奈何告别回来。怀光竟阴与朱泚通谋，阳请与李晟合军，晟恐为所并，情愿独当一面，有诏允晟所请，晟乃自咸阳还军东渭桥，惟鄜坊节度使李建徽，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尚与怀光联营。陆贽自咸阳还奏道：“李晟幸已分军，李杨两使，与怀光联合，必不两全。应托言李晟兵少，恐被逆泚邀击，须由两使策应，既免怀光生疑。且使两军免祸，解斗息争，无逾此策了。”德宗徐徐道：“卿所料甚是。但李晟移军，怀光已不免怅望，若更使建徽惠光东行，恐怀光因此生辞，转难调息。且再缓数日，乃行卿计。”适李晟又上密奏，谓：“怀光逆迹已露，须急务严防，分戍蜀汉，毋令遏壅。”德宗意尚未决，拟亲总禁兵，东趋咸阳，促怀光等进讨朱泚。有人探闻消息，往报怀光道：“这便是汉高游云梦的遗策呢。”怀光大惧，反谋益甚，表文越加跋扈。德宗还疑是谗人离间，因有此变，乃诏加怀光太尉，颁赐铁券。怀光对着中使，把券掷地道：“怀光不反，今赐铁券，是促我反了。”中使惊惧奔还。朔方左兵马使张名振，当军门大喊道：“太尉视贼不击，待天使不敬，

果欲反么？”怀光召语道：“我并不欲反，不过因贼势方强，蓄锐待时，尔何故遽出讹言？且天子所居，必有城隍，须赶紧筑城，方可迎驾。”随即命名振出令军士，即日筑城。城已竣工，怀光却移军居住。名振入问道：“太尉说是不反，为何移军到此？今不攻长安，杀朱泚，建立大功，乃徙据此城，究是何意？”怀光无词可答，反觉老羞成怒，但说他是病狂，叱令左右，把名振牵出拉死。

右兵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怀光爱他智勇，养为己子，他却把怀光密谋，使门客郜成义潜告行在。怀光有子名璀，曾由怀光遣令扈跸，德宗授璀为监察御史。成义到了奉天，与璀相会，说明底细，璀作书贻父，劝父勿为逆谋，但不合将演芬情事，也叙述在内。怀光得书，立召演芬呵责道：“我以尔为子，尔奈何欲破我家。”演芬道：“天子以太尉为股肱，太尉以演芬为心腹，太尉既负天子，演芬怎能不负太尉？且演芬胡人，性本简直，既食天子俸禄，应为天子效忠。若今日事君，明日事贼，演芬宁死，不愿受此恶名。”怀光大怒，命左右齑食演芬。左右目为义士，不忍下手，演芬引颈就刃，方用刀断喉，叹息而去。璀闻演芬被杀，懊悔不迭，乃进白德宗道：“臣父必负陛下，愿早为防备。臣闻君父一体，恩义相同。惟臣父今日负陛下，陛下未能诛臣父，臣故不忍不言。”德宗瞿然道：“卿系大臣爱子，何弗为朕委曲弥缝？”璀答道：“臣父非不爱臣，臣亦非不爱父，但臣已力竭，无术挽回，只好为君舍父。”德宗道：“卿父负罪，卿将何法自免？”璀又答道：“臣父若败，臣当与父俱死，此外尚有何策？假使臣卖父求生，陛下亦何所用处？”言已泣下。德宗亦洒泪抚慰，待璀趋出，乃申严门禁，暗嘱从臣整装待着，拟转往梁州。

忽由咸阳传到急报，杨惠元被怀光杀死，李建徽走脱，怀光已拥兵谋变了。未几，又由韩游环入见，呈上怀光密书，系约游环同反。德宗道：“似卿忠义，岂为怀光所诱？但欲除怀光，应用何策？”游环道：“怀光总诸道兵，因敢恃众作乱，今邠宁有张昕，灵武有宁景璿，河中有吕鸣岳，振武有杜从政，潼关有唐朝臣，渭北有窦觚，皆受陛下诏命，分地居守，陛下若举众相授，各受本府指麾，一面削怀光兵权，但给高爵，那时怀光势孤，自不足虑了。”德宗又道：“怀光既罢兵权，将来委何人往讨朱泚。”游环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邠府兵以万计，若使臣为将，便足诛泚，况诸道将士，必有仗义来前，逆泚何足惧呢？”德宗虽然点头，心下尚是狐疑。游环乃退。到了傍晚，浑瑊趋入报道：“怀光遣赵昇鸾到此，嘱为内应。昇鸾前来自首，恐怀光即将进攻，此处已经被寇，不堪再受蹂躏，陛下既决幸梁州，不如即日启行。”德宗被他一说，又不觉慌忙起来，便命城速出部署。城出整队伍，尚未毕事，德宗已挈着妃嫔，径出城西，留刺史戴休颜居守。朝臣将士，狼狈扈从，浑瑊率兵断后，向梁州进发。

到了骆谷，忽闻怀光遣将追来，大众惊惶得很。浑瑊亟列阵待战，俟车驾及扈从诸臣，统已逾谷，未见追兵到来，方放胆前进。原来怀光闻德宗奔梁，曾遣骁将孟保惠、静寿、孙福达等，邀劫车驾，行至盩厔，遇着诸军粮料使张增，便问天子何在？增还诘道：“汝等是来护驾么？”三将不觉愧悟道：“彼使我为逆，我以追不及还报，不过被黜罢了。但军士未曾得食，奈何？”增佯向东指道：“去此数里有佛祠，我储有粮饷，由汝等往取罢！”三将皆喜，引兵自去。及到了佛寺，并无粮储，方知受给，就从民间剽掠一番，才行返报。怀光怒他无功，一并

罢黜,拟督众自追德宗,惟恐李晟袭击后路,意欲先发制人,遂下令军中,命袭李晟。大众面面相觑,不发一言。怀光再三晓谕,众仍不应,且窃窃私语道:“若击朱泚,惟力是视,今乃教我造反,我等虽死不从。”怀光闻知,不免加忧,因向僚佐王景略问计。景略答道:“为公计,莫如取长安,诛朱泚,散军还诸道,单骑诣行在,庶臣节未亏,功名还可长保哩。”怀光倒也心动,景略复顿首恳请,甚至流涕。偏是都虞侯阎晏等,入劝怀光,谓宜东保河中,徐图去就。怀光乃语景略道:“我本欲依汝计议,怎奈军心不从,汝宜速去,毋自罹害!”景略知不可谏,便趋出军门,回顾军士道:“不意此军竟陷入非义。”说至此,泪随声下,恸哭移时,方驰归良乡原籍去了。

怀光遂召众与语道:“今与尔等相约,且至邠州迎接家属,共往河中。侯春装既办,再攻长安,也不为迟。况东方诸县,多半殷实,我不禁尔掳掠,尔等可愿否?”大众乃齐声应诺。因遣使往邠州,令留后张昕,悉发所留兵万余人,及行营将士家属,共至泾阳。怀光本兼镇邠宁,张昕实仗他提拔,至是奉命维谨,饬军士摒挡行李,指日起行。凑巧韩游环自奉天驰还,来防邠州,麾下尚有八百人,遂入语张昕道:“李太尉甘弃前功,自蹈祸机,公今可自取富贵,如不与朔贼同污,我有旧部八百骑,愿为公前驱。”昕不待说毕,便接入道:“昕本微贱,赖太尉提拔至此,不忍相负。况太尉曾有檄文,署公为本州刺史,公亦朔方旧将,何至遽负太尉哩。”游环暗忖道:“我来劝他,他反欲诱我,徒争无益,不如用计除他罢。”遂辞别回寓,托病不出,暗中却与诸将高固、杨怀宾等相结,拟举兵杀昕。昕亦谋杀游环,两造尚未动手,适崔汉衡率吐蕃兵至,驻扎城南,游环潜告汉衡,请率吐蕃兵逼近邠城,昕惧不敢动,游环即